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閩遊日記

崇禎改元之仲春，發興為閩、廣遊。二□日，始成行。三月□一日，抵江山之青湖，為入閩登陸道。□五里，出石門街，與江郎為面，如故人再晤。□五里，至峽口，已暮。又行□五里，宿於山坑。□二日 □二里，登仙霞嶺。三□五里，登丹楓嶺，嶺南即福建界。又七里，西有路越嶺而來，乃江西永豐道，去永豐尚八□里。循溪折而東，八里，至梨嶺麓；四里，登其巔。前六里，宿於九牧。

□三日 □三□五里，過嶺，飯於仙陽。仙陽嶺不甚高，而山鵬麗日，頗可愛。飯後得輿，三□里，抵浦城，日未晡也。時道路俱傳泉、興海盜為梗，宜由延平上永安。余亦久蓄玉華之興，遂覓延平舟。

□四日 舟發四□里，至觀前。舟子省家早泊，余遂過浮橋，循溪左登金斗山。石磴修整，喬松豔草，幽襲襟裾。過三亭，入玄帝宮，由殿後登嶺。兀兀中懸，四山環拱，重流帶之，風煙欲暝，步步惜別！

□五日 辨色即行。懸流鼓楫，一百二□里，泊水磯。風雨徹旦，溪喧如雷。

□六日 六□里，至雙溪口與崇安水合。又五□五里，抵建寧郡。雨不止。

□七日 水漲數丈，同舟俱閣不行。上午得三板舟，附之行。四□里，太平驛，四□里，大橫驛，過如飛鳥。三□里，黯淡灘，水勢奔湧。余昔遊鯉湖過此，但見穹石嵒峙，舟穿其間，初不謂險；今則白波山立，石悉沒形，險倍昔時。□里，至延平。

□八日 余以輕裝出西門，為五年河遊。南渡溪，令奴攜行囊，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。余陸行四□里，渡沙溪而西。將樂之水從西來，沙縣之水從南來，至此合流，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。南折入山，六□里，宿三連鋪，乃甌寧、南平、順昌三縣之界。

□九日 五里，越白沙嶺，為順昌境。又二□五里，抵縣。縣臨水際，邵武之水從西來，通光澤；歸化之水從南來，俱會城之東南隅。隔水望城，如溪堤之帶流也。循水南行三□里，至杜源，忽雪片如掌。□五里，至將樂境，乃楊龜山故里也。又□五里，為高灘鋪。陰霾盡舒，碧空如濯，旭日耀芒，群峰積雪，有如環玉。閩中以雪為奇，得之春末為尤奇。村氓市媪，俱曝日提爐；而余亦足騰蹕，良大快也！二□五里，宿於山澗渡之村家。

二□日 渡山澗，溯大溪南行。兩山成門，曰莒峽。溪崖不受趾，循山腰行。□里，出莒峽鋪，山始開。又□里，入將樂。出南關，渡溪而南，東折入山，登滕嶺。南三里，為玉華洞。先是過滕嶺，即望東南兩峰聳立，翠壁嶙峋，迴與諸峰分形異色。抵其麓，一尾橫曳，迴護洞門。門在山坳間，不甚軒豁，而森碧上交，清流出其下，不覺神湛骨冷。山半有明台庵，洞後門所經。余時未飯，復出道左登嶺。石磴縈松，透石三里，青芙蓉頓開，庵當其中。飯於庵，仍下至洞前門，覓善導者。乃碎斷松節置竹簍中，導者肩負之，手提鐵絡，置松燃火，燼輒益之。初入，歷級而下者數尺，即流所從出也。溯流屈曲，度木板者數四，條隘條穹，條上條下；石色或白或黃，石骨或懸或豎。惟「荔枝柱」、「風湍燭」、「幔天帳」、「達摩渡江」、「仙人田」、「葡萄傘」、「仙鐘」、「仙鼓」最肖。沿流既窮，懸級而上，是稱「九重樓」。遙望空濛，忽曙色愆來，所謂「五更天」也。至此最奇，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。蓋洞門斜啟，玄朗映徹，猶未睹天碧也。從側嶺仰矚，得洞門一隙，直受圓明。其洞口由高而墜，弘含奇瑰，亦與張公洞同。第張公森懸詭麗者，俱羅於受明之處；此洞眩巧爭奇，遍布幽奧，而闢戶更拓。兩洞同異，正在伯仲間也。拾級上達洞頂，則穹崖削天，左右若青玉頰膚，實出張公所未備。下山即為田膝。四山環鎖，水出無路，汨然中墜，蓋即洞間之流，此所從入也。復登山半，過明台庵。庵僧曰：「是山石骨稜厲，透露處層層有削玉裁雲態，苦為草樹所翳，故遊者知洞而不知峰。」遂導余上拾烏道，下披蒙茸，得星窟焉。三面削壁叢懸，下墜數丈。窟旁有野橘三株，垂實累累。從山腰右轉一二里，忽兩山交脊處，棘莽四塞，中有石磴齒齒，縈回於夾石間。仰望峰頂，一筍森森獨秀。遂由洞後穹崖之上，再歷石門，下浴庵中，宿焉。

二□一日 仍至將樂南門，取永安道。

二□四日 始至永安，舟奴猶未至。

二□五日 坐待奴於永安旅舍。乃市順昌酒，浮白樓下。忽呼聲不絕，則延平奴也。遂定明日早行計。

二□六日 循城溯溪，東南二□里，轉而南；二□五里，登大泄嶺，峯巒行雲霧中。如是□五里，得平阪，曰林田。時方下午，兩大，竟止。林田有兩溪自南來，東渾而赤，西則一川含綠，至此合流。

二□七日 溯赤溪行。久之，舍赤溪，溯澄溪。共二□里，渡坑源上下橋，登馬山嶺。轉上轉高，霧亦轉重，正如昨登大泄嶺時也。五里，透其巔，為寧洋界。下五里，飯於嶺頭。時旭日將中，萬峰若引鏡照面。回望上嶺，已不可睹，而下方眾岫駢列，無不獻形履下。蓋馬山絕頂，峰巒自相虧蔽，至此始廓然為南標。詢之土人，寧洋未設縣時，此猶屬永安；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，嶺南水俱南者屬漳州。隨山莫川，固當如此建置也。其地南去寧洋三□里，西為本郡之龍岩，東為延平之大田云。下山□里，始從坑行。渡溪橋而南，大溪遂東去。逾嶺，復隨西來小溪南行，二□里，抵寧洋東郭。繞城北而西，則前之大溪經城南來，恰與小溪會，始勝舟。

二□八日 將南下，傳盜警，舟不發者兩日。

四月初一日 平明，舟始前，溪從山峽中懸流南下。□餘里，一峰突而西，橫絕溪間，水避而西，復從東折，勢如建瓴，曰石嘴灘。亂石叢立，中開一門，僅容舟。舟從門墜，高下丈餘，餘勢屈曲，復高下數丈，較之黯淡諸灘，大小雖殊懸，險更倍之也。眾舟至此，俱鱗次以下。每一舟，舟中人登岸，共以纜前後倒曳之，須時乃放。過此，山峽危逼，復嶂插天，曲折破壁而下，真如劈翠穿雲也。三□里，過館頭，為漳平界。一峰又東突，流復環東西折，曰溜水灘。峰連嶂合，飛濤一縷，直舟從雲漢，身挾龍湫矣。已而山勢少開，二□餘里，為石壁灘。其石自南而突，與流相扼，流不為卻，搗擊之勢，險與石嘴、溜水而三也。下此，有溪自東北來合；再下，夾溪復至東北來合，溪流遂大，勢亦平。又東二□里，則漳平縣也。

寧洋之溪，懸溜迅急，□倍建溪。蓋浦城至閩安入海，八百餘里；寧洋至海澄入海，止三百餘里，程愈迫，則流愈急。況梨嶺下至延平，不及五百里，而延平上至馬嶺，不及四百里而峻，是二嶺之高伯仲也。高等而入海則減，雷轟入地之險，宜詠於此。

初二日 下華封舟。行數里，山勢複合，重灘疊溜，若建溪之太平、黯淡者，不勝數也。六□里，抵華封，北溪至此，皆從石脊懸瀉，舟楫所不能過，遂捨舟逾嶺。凡水惟濫觴之始，不能浮槎，若既通，而下流反阻者，止黃河之三門集津，舟不能上下。然漢、唐挽漕，纜跡猶存；未若華封，自古及今，竟無問津之時。擬沿流窮其險處，而居人惟知逾嶺，無能為導。

初三日 登嶺，□里，至嶺巔，則溪水復自西來，下循山麓，俯瞰只一衣帶水耳。又五里，則隕然直下，又二里，抵溪。舟行八□里，至西溪。西南陸行三□里，即漳郡。順流東南二□里，為江東渡，乃泉興東來驛道也。又順流六□里，則出海澄入海焉。

初四日 輿行二□里，入漳之北門。訪叔司理，署印南靖，去郡三□里。雨中出南門，夜船往南靖。

初五日 曉始達南靖，以溯流迂曲也。溪自南平來，至南靖六□里，勢於西溪同其浩蕩，經漳郡南門，亦至海澄入海。不知漳之得名，兩溪誰執牛耳也？